秋游罗顶村

□胡世隽

立秋有些日子了。天空就像被一把巨伞撑开了似的,那么高远、那么明净的一片蓝,让人只稍抬头看上一眼,一颗心一下子就空旷得似乎能容得下世间万物,能消融掉所有的悲愁忧烦,全化作这一片无边无际的宁静与空灵。

山路蜿蜒,却也还算平坦,车子并不十分颠簸。目的地是观音堂林业生态旅游示范区的罗顶村——宝丰县海拔最高的小村庄。

远山是青黛色的,近处闪过车窗的,是满眼深深浅浅的绿。几处房屋高低错落,安静地隐于树丛间,若从山下仰视,应颇有些“白云生处有人家”的味道吧。下车驻足于一处断崖上方的观景台,远远望去,天似穹庐,笼盖四野,山峦起伏连绵,林木郁郁葱葱,石河似一条玉带迤迤流淌,缠绕山间。身临此境,虽无“一览众山小”的霸气高度,也能无憾地将观音堂的风光尽收眼底了。

沿着脚下的石板路,一行人信步走进罗顶村。村口的皂角树枝繁叶茂,树冠庞大,不由人不驻足仰望。那粗干虬枝,化石般的树皮,无不展示着它所历经的百年沧桑。

顺着石板胡同的走势,时而缓缓而下,时而慢慢上坡,罗顶村的概貌在眼前渐渐铺展开来。每条石板路两侧的房屋,几乎都是由一块块大小不等、厚度不一的石板垒积木一样垒起来的,该砌门的地方就砌门,该留窗的地方就留窗,虽原始古拙,却也不乏能工巧匠的智慧蕴藏其中。

走惯了平整的柏油路,看惯了城里的钢筋水泥,此时踩着这凹凸不平,带着岁月印痕的青石板,看着这家家户户住了上百年的石板房屋,还有这石板院墙上一堆堆挨挨挤挤、倔强生长的仙人掌,生命力的顽强与坚韧让人惊叹,更令人敬畏。

村子的中央是一所已经废弃的小学,看到墙上“立德树人”的大字,站了三十年讲台的我瞬间驻足,亲切感油然而生,紧跑两步扒着门缝往里张望:有简单的校舍,小小的操场上还有篮球架。可惜啊,这里太静了,我在心里叹惋着。“听不到朗朗读书声了,现在孩子们都迁移到中心校了,那里条件好。”同行的文化站站长像是看到了我一闪而过的失落,赶紧给我介绍情况。“是啊,鸟儿都振翅高飞了,远处的天空更辽阔。”我释然而笑。

在小学门口又遇古老的皂角树,据说这是罗顶村树龄最大的一棵古树,它已经在这里站立了五百年,历经了五百年的风雨和沧桑,见证着罗顶村的历史和今天。它是岁月的纽带,连结着古老的从前和崭新的现在。

树干的一侧已经空了,庞大繁茂的树冠

也不知被风刮折还是被雷劈断,只剩下一半枝叶,依然固执而坚定地向外伸展着枝杈,生发着新叶,守着这方它护佑了五个世纪的土地……生命的坚韧与无畏再一次触动了我内心最柔软的地方,眼眶忍不住一热。我抚摸着它粗糙皴裂的树皮,仰望着它残缺不全却极具生命之美的身躯,表情肃穆又安然。

除了古老的皂角树,村子里的柿树和枣树也很多。适逢金秋时节,柿树挂果很稠密,大枣也是,拍拍树干,就有红彤彤的枣子落到你头上,叫你乐得开怀。小路旁还看到一丛从曼陀罗花,听同行的娜姐讲到它的药性和毒性,又认识了一种奇异的生命。

走过一段有牛粪点缀的土路,恍惚间似乎是七八岁时走在爷爷家门前的小路上,那时的牛粪随处可见,爷爷还会挎个篮子扛把小铁锹去捡,当作肥料拉到地里壮庄稼。正勾起回忆,一抬头就有个好久没见过的镜头闯入我的手机画面:石板墙外一棵大树下,一大一小两头黄牛。一站一卧,肚子吃得滚圆,悠然自得地一边吧嗒着嘴巴,反刍着青草的美味,一边甩着尾巴,也不管有几个手机在给它们拍照,它们倒是兀自悠闲,连pose都懒得摆。

在村子里四处兜转,见到的人并不多,快出村时看到柿树下坐着一位老人,神态安详地逗弄着脚下的一只猫,她笑呵呵地说,年轻人都考学的考学,打工的打工,哪里还能在这山旮旯里呆住啊?是啊,天高任鸟飞,他们是要去更高更远的天空翱翔呢!

意犹未尽地走出罗顶村,在与三间房村交界处,远远看到一块大石在岭上昂首而立,石上刻有“追梦人”三个遒劲有力的大字。追梦人,多么有深意的三个字啊,我蓦然顿悟了。是的,这上百亩的大红袍花椒,这漫山遍野的秋梨和核桃树,这百花丛中无数蜂箱,这一车车运出山的垛上冰泉矿泉水,这一筐筐诱人味蕾的白玉木耳,这全国汽车拉力赛的超级赛道……不都是观音堂人已经变成现实梦想吗?

这些大山里的种树人、养蜂人、养蝎人,为了这片土地能变得更美,为了这里的山更青、水更秀,顶着烈日冒着风雪,几十年如一日地辛苦劳作,无怨无悔。如今,又有这些有抱负有格局的乡村振兴领跑者,生态旅游开发者,意气风发地加入追梦人的队伍,这一代代的逐梦者,轮番接力,生生不息,让观音堂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华丽转身,成为林业示范区,生态示范区和旅游示范区,成为宝丰人自己的森林氧吧,度假胜地。

相信罗顶村会更美,观音堂会更美。

作者单位:宝丰县为民路小学

立冬

★李剑友

斗柄乾方朔飓狂,秋完冬始玉沙扬。
千畴沃野百禾稔,万户农家五豆装。
阴雨寒霜林挂甲,冷风冻雪麦眠房。
鸟虫蛰隐人踪灭,陋室邀朋酒满觞。

“哎,咱家电视机快成摆设了!”周末,我正在看书,无意间听到妻子感叹,儿时看电视的一幕幕顿时涌现出来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那时谁家有台电视机绝对算是奢侈品了,有一台电视机是做梦也不敢想的事。屈指数来,偌大的村庄,也只有区区四户人家有黑白电视机。但小孩子可都是名副其实的“电视迷”,每天晚上匆匆吃完饭,最挂心的事就是去找电视看,我和伙伴们最常去的是村子南头姓闫的一家。闫老头是生产队的会计,很能干,家里有一台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。常常是天还没黑透,闫老头家门外就聚集了一大群人。

因为每天晚上看电视的人多,闫老头儿常把电视机搬到院子里的一张小桌子上。主人当然坐在最前面,这可是最好的位置,和主人关系好的大人能在前面混个凳子,可算有莫大的面子了。有的大人,干脆从自家搬来一个凳子,小孩子和没凳子的其他大人只能站着看。小院子的人越来越多,简直成了一个电影院,可谓水泄不通。有的小孩儿来得晚,看不见,就一个劲儿往前面钻,引得旁人一阵埋怨和呵斥。

电视机搬来搬去太麻烦,主人嫌麻烦,有时干脆就在屋里放,屋内挤得满满当当,连门外面也是黑压压的一片,扒着门框,踮起脚尖,伸长脖子,吃力地透过门缝往里看。有一次,一个大人带着孩子挤在外面,孩子看不见,哭闹不止。大人急中生智,就把孩子举起来,在人群头顶做接力运动,硬是把孩子弄到了屋里去了。

那时候,不管电视上放什么节目,大家也都看得津津有味,就连广告也不放过。因为明天要早起干活,每晚通常是两集连续剧结束,主人儿就关掉电视,开始往外撵人了。虽意犹未尽、依依不舍,但大家也无可奈何。有的小伙伴一商量,就干脆一路小跑,转移阵地,赶到其他有电视机的人家碰碰运气,继续过电视瘾去了。看完电视,回家路上,大家热闹喧天,边走边谈论着今晚的剧情,预测着明天的结果,常常争得面红耳赤。

蹭电视哪能天天如愿呢?这要看电视机主人的脸色,有时满怀期待赶去,却吃了一个“闭门羹”。一些急性的孩子儿在门外骂骂咧咧,却只能趁兴而来,悻悻而返。为不满发泄,有的孩子就跑到房屋后面,用石头砸人家房瓦,石头“叭里咕噜”落下来,常常是引得一陣哄笑。发泄完了,就马不停蹄,走东串西,去找下一家了。

那时,看过的电视剧有《霍元甲》《血疑》《敌营十八年》《排球女将》《虾球传》等,还有日本动画片《聪明的一休》《企鹅旅行记》。日本电视连续剧《血疑》,凄美的情节让大家长吁短叹,潸然泪下;《聪明的一休》,有趣的情节让人开怀大笑。特别是1983年播放的电视连续剧《霍元甲》火爆大街小巷,每晚只要主题曲《万里长城永不倒》的曲子一响,电视机前立刻就爆发出激动的叫好声。霍元甲成了男孩子的偶像,小伙伴们被迷踪拳迷得神魂颠倒,掀起一阵武术热。

1985年电视连续剧《海灯法师》大热,大家又沉迷其中。按照电视台的惯例,每晚只演两集,但那天晚上,不知是怎么回事,两集结束,电视机却开启了快进模式进入下一集,连中间的广告也省去了,引来阵阵欢呼,伴着兴奋的口哨声,此起彼伏。记得那晚连演了七八集,一直演到大结局。大家看得如醉如痴,已经是后半夜三点多了,第一次真正过足了电视瘾。结果第二天,很多熬夜看电视的孩子两眼红肿,一时间,连村卫生所的眼药水都卖光了。

我们兄妹看电视作难,父亲看在眼里。1986年春节,父亲一狠心杀了家里养了一年的大肥猪,卖了钱,花了200元,从县城买了一台12英寸的菊花牌黑白电视机,一家人终于结束了每日四处奔波看电视的日子。每天晚上,父亲总是早早的就把电视机放置在院子里,准备好板凳、椅子,热情招呼前来看电视的大人小孩。看电视的人看得心满意足,我心里也别提多得意了。后来父亲又买了一张彩色贴膜,使其改装为“彩色电视”,比原来的黑白电视好看多了。

然而,短短几年光景,电视机便进入了寻常百姓家。但不知怎么回事,我却时常想起儿时每晚走家串户找电视看的那股执着劲,回味那时站在别人家院子里,你挤我扛,看得津津有味儿的场面。有一种别样的滋味,这滋味,酸酸甜甜,绵远悠长。

作者单位:宝丰县杨庄镇初级中学

犹记儿时看电视

□裴功立

观音堂秋色

★杨德船

观音山上秋光好,
我言秋色胜春潮。
红叶远铺天地外,
薄雾缭绕半山腰。
雄鹰林间一道影,
轻拔林蒿寻野趣。
秋实高悬在树梢,
傲霜山菊最堪豪。
水落石出潭澄澈,
山高月小空寂寥。
山纳三口清心气,
吐纳三口清心气,
神思悠悠上碧霄。
居高长啸声自远,
空谷传响波浪高。
疫情固步无需用,
何如到此走一遭?

作者单位:宝丰县融媒体中心